

你在高原

YOU ARE ON  
THE HIGHLAND

A JOURNAL  
OF MAN

张炜  
人的杂志

作家出版社

2247.5  
425+11

你在高原

# 人的杂志

张 炜

I247.5/425+11

2010

作家出版社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人的杂志/张炜著. - 北京:作家出版社, 2010. 3  
(你在高原)

ISBN 978 - 7 - 5063 - 4957 - 4

I. ①人… II. ①张… III. ①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  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0) 第 025401 号

## 人的杂志

---

作 者: 张 炜

责任编辑: 张亚丽

封面设计: 蔡立国 田 晟

出版发行: 作家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: 100125

电话传真: 86 - 10 - 65930756 (出版发行部)

86 - 10 - 65004079 (总编室)

86 - 10 - 65015116 (邮购部)

E - mail: [zuoja@zuoja.net.cn](mailto:zuoja@zuoja.net.cn)

<http://www.zuoja.net.cn>

印刷: 紫恒印装有限公司

成品尺寸: 152 × 230

字数: 450 千

印张: 28.25

版次: 2010 年 4 月第 1 版

印次: 2010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 - 7 - 5063 - 4957 - 4

定价: 35.00 元

---



作家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  
作家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## 自序

自然，这是长长的行走之书。它计有十部，四百五十万言。虽然每一部皆可独立成书，但它仍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系列作品。在这些故事的躯体上，跳动着同一颗心脏，有着同一副神经网络和血脉循环系统。

在终于完成这场漫长的劳作之后，有一种穿越旷邈和远征跋涉的感觉。回视这部记录，心底每每滋生出这样的慨叹：这无一不是他们的亲身所历，又无一不是某种虚构。这是一部超长时空中的各色心史，跨越久远又如此斑驳。但它的主要部分还是一批五十年代生人的故事，因为记录者认为：这一代人经历的是一段极为特殊的生命历程。无论是这之前还是这之后，在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内，这些人都将是具有非凡意义的枢纽式人物。不了解这批人，不深入研究他们身与心的生存，也就不会理解这个民族的现在与未来。这是命中注定的。这样说可能并没有夸张。

它源于我的挚友（宁伽）及其朋友的一个真实故事，受他们的感召，我在当年多少也成为这一故事的参与者。当我起意回叙这一切的时候，我想沿他们走过的每一个地方全部实勘一遍，并且给自己制订了一个必要落实的、严密的计划：抵达那个广大区域内的每一个城镇与村庄，要无一遗漏，并同时记下它们的自然与人文，包括民间传说等等。当时的我正值盛年，并不知道这是怎样的一个豪志，又将遭遇怎样的艰难。后来果然因为一场难料的事，我的这个实勘行走的计划只完成了三分之二，然后不得不停下来。这是一个难以补偿的大憾。

因为更真实的追求才要沉湎和虚构，因为编织一部心史才要走进一段历史。

我起意的时候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。我动手写下第一笔的时候是八十年代末。如果事先知道这条长路最终会怎样崎岖坎坷，我或许会畏惧止步。但我说过，那实在是盛年的举意，用书中的一个角色的话说，即当时是——“茂长的思想，浩繁的记录，生猛的身心”——这样一种状态下的产物。

萌生一个大念固然不易，可是我无论如何也想不到，要为它花去整整二十年最好的光阴：抚摸与镌刻的二十年，不舍昼夜的二十年……

我是一个五十年代生人，可对这一代，我仍然无法回避痛苦的追究。这是怎样的一代，你尽可以畅言，却又一言难尽。仍然是书中的一个入物，他这样谈到自己这一代：

“……时过境迁，今天它已经没有了，是的，显而易见——我是指那种令人尊敬的疯狂的情感。每到了这时候，我又不得不重捡一些让人讨厌的大词了。因为离开它们我就无法表述，所以我请求朋友们能够原谅……时代需要伟大的记忆！这里我特别要提到五十年代出生的这一茬人，这可是了不起的、绝非可有可无的一代人啊……瞧瞧他们是怎样的一群、做过了什么！他们的个人英雄主义、理想和幻觉、自尊与自卑、表演的欲望和牺牲的勇气、自私自利和献身精神、精英主义和五分之一的无赖流氓气、自省力 and 综合力、文过饰非和突然的懊悔痛哭流涕、大言不惭和敢作敢为，甚至还要包括流动的血液、吃进的食物，统统都搅在了一块儿，都成为伟大记忆的一部分……我们如今不需要美化他们一丝一毫，一点都不需要！因为他们已经走过来了，那些痕迹不可改变也不能消失……”

作为这些人中的一员，我更多的时候是将一切掩入内心。因为我知道：你尽可以畅言，却又一言难尽。

最后想说的是，我源自童年的一个理想就是做一名地质工作者。究竟为什么？我虽然没有书中一个入物说得那么豪迈——“占领山河，何如推敲山河”——但也的确有过无数浪漫的想象。至今，我及我的朋友，帐篷与其他地质行头仍旧一应俱全。

我的少年时代，有许多时候是在地质队员的帐篷中度过的。我忘不了那些故事和场景，每次回忆起来，都会沉浸在一些美好的时光中。

这十部书，严格来讲，即是一位地质工作者的手记。

这是一个深入阅读的时代吗？当然不是。可是我要终止这二十年的工作吗？当然不能。

可是如此的心灵记录，竟然也需要追逐他人的兴趣？连想一下都是亵渎。

我耗去了二十年的时光，它当然自有缘故，也自有来处和去处。

作者于2009年12月16日

# 目 录

|     |   |
|-----|---|
| 自 序 | 1 |
|-----|---|

## 卷 一

### 第一章

|       |    |
|-------|----|
| 秘籍    | 3  |
| 中年的功课 | 12 |
| 给我童心  | 25 |
| 诤友    | 39 |

### 第二章

|      |    |
|------|----|
| 那个夏天 | 54 |
| 追梦   | 63 |
| 酿酒师  | 75 |
| 驳夤夜书 | 84 |

### 第三章

|      |     |
|------|-----|
| 雨梁   | 91  |
| 藏徐镇  | 102 |
| 热城   | 113 |
| 驳夤夜书 | 126 |
| 黄先生  | 131 |

## 卷 二

### 第四章

|      |     |
|------|-----|
| 家园   | 143 |
| 驳夤夜书 | 150 |
| 好搭档  | 154 |
| 孤竹和纪 | 162 |
| 少一人  | 168 |
| 驳夤夜书 | 171 |

### 第五章

|      |     |
|------|-----|
| 殷山   | 175 |
| 河汉奇遇 | 184 |
| 沙岛上  | 193 |
| 归途   | 200 |
| 驳夤夜书 | 205 |

### 第六章

|      |     |
|------|-----|
| 儒林穿梭 | 208 |
| 菊花广场 | 225 |
| 旋转   | 232 |
| 驳夤夜书 | 239 |
| 老铁海峡 | 243 |

## 卷 三

### 第七章

|      |     |
|------|-----|
| 诗与酒  | 255 |
| 迎送   | 261 |
| 驳夤夜书 | 266 |

|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味美思 . . . . .  | 270 |
| 驳夤夜书 . . . . . | 278 |

## 第八章

|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山地行 . . . . .  | 284 |
| 驳夤夜书 . . . . . | 292 |
| 荆山口 . . . . .  | 298 |
| 驳夤夜书 . . . . . | 303 |
| 醇酒 . . . . .   | 307 |

## 第九章

| 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蓝色破败病 . . . . . | 321 |
| 追寻 . . . . .    | 328 |
| 疼痛 . . . . .    | 337 |
| 驳夤夜书 . . . . .  | 341 |

# 卷 四

## 第十章

| 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铁窗 . . . . .    | 349 |
| 解读与诅咒 . . . . . | 361 |
| 照彻 . . . . .    | 368 |
| 回家 . . . . .    | 375 |
| 驳夤夜书 . . . . .  | 381 |

## 第十一章

|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一天一夜 . . . . . | 386 |
| 她们 . . . . .   | 402 |
| 驳夤夜书 . . . . . | 412 |
| 奔向终点 . . . . . | 415 |

|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缀章：前夜—后夜      |     |
| 前夜 . . . . .  | 422 |
| 后夜 . . . . .  | 433 |
| 编后记 . . . . . | 442 |

# 卷 一



# 第一章

## 秘 籍

### 1

每个时代总有一些应运而生的人，伴随着这些人物，那些梦中都想不到的稀奇古怪东西就会出现。这些东西或者是千载难逢的宝物，或者是平常不得一见的其他怪异，反正一旦出世，总是让人两眼一亮：或者忍住心中的惊讶和悸动，或者失声喊叫出来。眼前的这个家伙是个四十多岁的古董贩子，黄黄瘦瘦，一双又细又长的眼睛半睁半闭，无精打采，好像对自己正做的事情十分厌倦，巴不得早点结束才好。他说话慢慢吞吞，有气无力，就像一个不久于人世的小伙子对我做着最后的叮嘱。他一边说一边抽动鼻子，两撇发黄的胡须也跟着动。他从一只破皮箱中拿出一个木盒，它裹在一个蜡染花布包袱里，展开之后，上面还套了几层粗麻纸之类的东西——就这样一层层解着，逗足了我的一片好奇心。我那会儿不由得把头往前探去，他却故意把身子闪了闪，像是害怕我的呼吸似的。木盒打开了，里面是黑布包起的一沓东西。除去黑布，这才露出了不足两公分厚的、草草订过的一本册子。

“就是这个？”

他眯着眼，发出若有若无的哼叫声。

我想取到手里好好揣摩一下，他却抢在前头把东西搬到了膝盖上，用拐肘护住。

“我不看清它、不仔细看看怎么会下决心呢？”

他懒洋洋地瞥我一眼，香烟在嘴上翘动着，像在最后作一个艰难的决定。这样耽搁了三四分钟，才不得已把盒子放回原地——但并不想让

我动它，而是挥手阻止说：“不能直接用手翻，你得找个家什儿来。”

“什么家什儿啊？”

他想了想，从衣兜里取出一枝火柴杆：“你就用这个掀着看吧。真到了手时，你得专门制个竹片。”

我用火柴杆挑开册子。一股不难察觉的霉味儿、樟脑球味儿散发出来。纸张极劣，一色的蝇头小楷——写字的人渐渐不耐烦了，后面的字迹显得潦草一些。有些字从未见过，大约是一些异体字或什么替代符号；还有让人眼花的勾画插入，夹杂着纽扣那么大的手绘图形，细看好像是一些古代器皿之类。老天，这是一本天书，时下别说把意思弄明白，就是将一个完整的句子读出来都不可能。我摇摇头。

“再好好看看。”

我没有理他。我在想它是什么。

“你如果不看清，怎么会知道它的价值！”

“谁能看懂？有人懂它吗？”

他嘴角那儿有一丝冷笑：“当然——满城也就一两个人吧！要不说这是一本‘秘籍’嘛。”

“‘秘籍’……”我琢磨着他的话，再次低头去看。我看到了“东夷”“冥器”“东莱”这样的字眼，马上想到了近年来一直研读的书籍——关于东部半岛莱子古国的一些考证。它们显然有着内容上的关联！莱子古国，这是许久以来将我深深缠住的一个题目。我的目光开始贪婪地追逐着，头垂得越来越低。可是没有几分钟两眼就累极了，我抬头揉眼的时候，他却趁机把木盒取回了，并再次用那块蜡染花布盖上。

“你准备要多少钱呢？”我问道。

“这是国宝级呀，哧，再说这是冒死弄来的哩……”

“如果是违法盗来的，我可不敢沾它。”

“那倒不是，那倒不是。”

“那是从哪弄来的？要知道我不会买不明不白的东西。”

他搔着头皮，然后慢慢包起了木盒，声音小得像是说给自己听：“我怎么知道它从哪里来呢。这不过是民间物件出世了——你要是小看了民间，咦，你也就完了……你要是小看了民间，不拿民间当块干粮，你也就完了……”

他挟着包好的木盒站起来，踉跄着，打着隔，一摇一摆往前——这

时我才发现这家伙趿拉着鞋子。他头也不回地走出了五六米远，我才想起什么似的喊了一声：

“请等一等。”

“哼哼，哼……”

## 2

作为一个古董贩子，这家伙可算老道，只凭鼻子就能嗅出我心里想些什么。他胜了。可是当他“哼”过了，转回头来喊出一个价钱时，还是把我吓了一跳。我多么想要，多么想将这个木盒里的东西据为己有。作为一个中年人，内心里到底想要什么是知道的。可是即便这本小册子镶了金子也不值那么多钱啊。只这样一想又否定了自己：它可能比金子还要宝贵。我正试着下决心，却又一次感到了囊中羞涩。

我请他进屋喝茶。我想借故拖延一下。谁知他随我进屋后立刻精神起来：两眼四下里膘，像在找什么东西。这副模样使我厌恶。我端了茶，可他根本就不想喝，也不落座，只在客厅一角那儿抱着膀子站定了。接下来我说什么他都不再用心听。

他盯上了一幅画，嘴巴鼓着。

十几分钟过去了。当他转过脸时，马上让我吃了一惊：一直蔫蔫的脸相这会儿突然精神十足，就像换了一个人似的；准确点说，他两眼放出了贼光，瞥我一眼，又飞快回头……他在看那张画。

“嗯，真的是这么回事！”

他咕哝一句，回身端起桌上的茶一饮而尽。

这是一个叫万磊的人一年前送我的画。青年画家，一度走红。不过这个人已经不在人世了。这张画尺幅较大，画得血糊淋拉的，上面的动物非驴非马，还有一簇簇的小人儿在天上飞。他送了我这张画，让当时的另一个画家朋友阳子见了大呼小叫：“呀，万磊能送你这么大的画啊！你们俩什么关系？你还是通过我认识他的呢！这怪了……”他意味深长地盯了我好几眼。

其实我既不喜欢这张画，也不喜欢这个人。当时是梅子在外面听说了这个人的画如何如何值钱，也就取下挂起、挂起又取下地折腾。可惜

这个人已经没了。一切恍若隔世。我这会儿一闭眼，还能想得起万磊咋咋呼呼的劲儿，一个有名的狂人，而且是一个色鬼。在古董商一次次端量它时，我回忆着，一瞬间似乎明白了万磊为什么送画，脸上的汗一丝丝渗了出来。

那次我和梅子一块儿去看一个画展。有一个披头散发的家伙正用后背对着我们。他转过身来，原来是万磊。我还没来得及开口，他就一眼盯住了梅子，连连叫着：“这，这是尊、尊夫人？”他看看我，然后目不转睛地盯住她：“尊夫人？尊夫人？尊……”他一声比一声小，一边叫着一边往前凑，一下握住了梅子的手。梅子当时杏眼通圆，两颊绯红，不安地看看我又看看他。

画展不久他就送来了画，还来这儿拜访……

古董商身上散发出一股旧衣服的味道。这些家伙差不多各个如此。他不知厌倦地端量墙上的画，我则想起了万磊最后一次来我们家的情形。那一次他喝了不少酒，进门时长时间扶在门框上，两眼急急地寻索。梅子不在。他显然失望得很，手在桌边不停地摩擦。我记得他的手颜色发青，指甲修剪得很好。可能是因为酒喝得太多的缘故，这双手抖得厉害。后来他的目光凝在一个地方不动了——那儿有梅子的一张照片……这就是他与我的最后一面，我们并没有说几句话。

大约是半年之后，就传来了一个惊人的消息：万磊遭遇了不测。

“这果然是那一张……嗯，果然呀。”古董商一声声磕牙。这人的门牙又细又长，让我想起了啮齿动物。

“如果你愿意，干脆就让我们交换好了！”我突然灵机一动，痛快地说道。

他缓缓转过头来。可能由于这双眼睛过于专注，一瞬间竟然变成了斗鸡眼，让我稍一端量就笑出来。

“嗯？你笑什么？”

“哦，没有，我想起了另一个朋友……我们就谈正事吧。”

“哼，”他捋了一下不长的胡子，“你如果不想开玩笑，就得正经点儿。你知道这都是民间——私底下的事儿。我们民间……”

我注意到他一口一个“民间”。这与我在某些场合听到的一样。奇怪的是他与那些人根本就不搭界。我矜持了一下，皱皱眉头说：“反正谁也看不懂你的书，‘我们民间’找不到买主，再大的宝贝也不过是一

堆废纸。”

他几乎跳了起来，一直低沉的声音不见了，嗓子尖尖的：“什么？废纸？啊呀……你知道什么啊！这是转了八百六十道弯儿才落到我手里的，说不定围绕它还出过人命呢！找不到买主？你错了！要是行当里的老教授什么的见了它，那还不像苍蝇见了血！听你一开口，就知道是一个老赶！”

“我就是老赶。可你越说越玄，谁还敢收藏啊？”

他重新眯上了眼，头往后仰着：“这个嘛，我不过说它是一件宝物罢了。遇上不识宝的人我也懒得费词。实话实说，你藏了，玩上几年，想出手时就在民间找人，私下里流传——千万不要带到国外去，它出不了关的。”

“反正我没有钱，我可收藏不起。你还是拿去找老教授他们吧。”

“看来也只能这样了，”他把解了不止一遍的花布包袱重新紧了一下，提起来，“不过只叮嘱你一件事：千万不能把这事儿说出去，那样我就完了。”

“为什么？多一个人找你买它不好吗？”

“老天，你这人真是榆木脑袋啊！知道的人多了，你还让不让我活了？你还是留我一条命吧！”

他受了大惊吓一样啞啞吸气，手垂过膝。他脚步沉重地往外走去，待走到门口突然停下，绝望地回头看看我：“可你还是见了我手里的东西啊，我怎么放得下心？”

他摇摇头，咬着嘴唇，斜着眼瞟墙上的画。这样大约有五六分钟，他沮丧之极地猛拍了一下大腿：“也罢！你就用这张画把它换去吧！我可亏大了，不过谁让我这么喜欢这张画呢！算了，就这样吧，你把画摘了吧，算是让你弄着了……”

我还没来得及动，他已经把花布包放在桌上，快步走到了那张画跟前。

我从来没有喜欢过万磊的画。

他已经把画取下来了，咕咕哝哝说着什么，小心地用衣襟揩拭框上的灰尘。

这个人显然是有备而来。当我看着他抚摸画框时，终于晓悟过来，一丝不安随之袭上心头：一个不在人世的、主动送我作品的艺术家，被我这么快地将其赠品处理掉，这意味着什么？这在道义上是否亏欠？是啊，人这种奇特的生物，一旦过世了也就有了一种魔力，说不定他会在某个四维空间里给我一拳呢。

但这种不安只是一闪而过，我们的交易还是达成了。

梅子一回来就望着空荡荡的墙壁发怔，而且在一两个小时之后还要沮丧。我安慰她，并深知自己的莽撞，以至于做下了一件难以挽回的错事。

直到午夜梅子还在悒悒不快。她鄙视那个蜡染花布包起来的木盒。

我在一天多的时间里再也没有打开它。但是中午刚过，一股近似于芬芳的气息从小布包上散发出来。这是真的。一开始我没有注意，后来梅子抽动鼻子，这才引起了我的好奇。我解开布包，立刻有一股确切无疑的香气——类似于檀香一样的气味扑鼻而来。

梅子过去端详了一会儿，走开了。她说：“为一沓破纸送掉一张大画！你知道我父亲要过这画我都没有答应。万磊很少这样慷慨的，他啊，死得太早了……”

我为人间的种种残暴和不测而悲愤伤感，但仍然还是不喜欢这个人。这是没有办法的。这个城市甚至更远的地方都有人为他的画着迷，连阳子也不例外。起因颇为复杂，最初好像是海外阔佬在一个大型拍卖会上买走了他的作品，而后又是国内商人间买来买去。总之我认为画价高得出玄，有点荒诞。而这种事情单纯的梅子是很难理解的。

我以前曾告诉过她：画画的那个人是个色鬼。后来那个人遭遇了不测，我就再也没有提起这个话题。

我真的按照那个人的建议，制了一个薄薄的灵巧的竹片，专门用来翻阅这本秘籍。我终于发现对它怎么呵护都不过分，因为它的确是太脆弱了。纸张糟透了，是那种又黑又黄的粗纸，而且很薄。由于时间的关系，许多字迹已经模糊。显而易见，当年的写作者不仅找不到像样的纸